赫拉克里塔斯曾说过：“万物终会逝去”，诸行无常，宇宙的变化是持续不断的。

　宇宙本身无始无终，无生无灭。然而由宇宙中的物质与能量，这两种组成所产生的千差万别、不可尽数的各种形态的事物，却绝不可能永驻；有开始，就必然有终结；有产生，就必然有破坏；有成长，就必然有衰亡。严格地说，万物整体自诞生刹那开始，就已经在迈向死亡。

　这是太阳的命运，是地球及所有行星的命运，更是生息于地球的，比细菌还小，或是比大象还大的等等一切有机生命的命运，还是天文·地理·生物等各个学科向我等传授的内容，难道唯有我等人类能够免于被这种约束束缚吗？

　不过，人类的死亡是不需要科学理论所证明的，是无比平凡、时时刻刻都存在于我们眼前的事实。这样的事实难道有谁可以争辩吗？死亡的降临不容任何一个例外，死亡无论贵贱贫富，善恶正邪，智愚贤拙都平等如一，无论是谁的智慧都无法逃避，无论是谁的力量都无法抵抗。若有谁企图将其逃避，与其抵抗，都说明他不过是如此愚钝。这是和在东海寻求不死药，建造通天的巴别塔同等的笑柄。

　天下大多数人对死亡都心怀恐惧，但他们很清楚死亡的必然性，他们甚至不认为自己可以逃脱死亡。在他们之中，别说永生，哪怕是与伯大隈抱持同样的期望，想要一直活至上寿又五的人都没有，甚至于百岁·九十·八十，都有许多人觉得困难而放弃。若他们都是这样，那么令他们四处逃避，烦恼不已的问题就不仅仅在于死亡。姑且不论他们是否让自己意识到了这些，但我认为他们真正恐惧原因在于别处。

　也就是与死亡一同发生的其他事情，若要举出其中一二的话：  
第一，未活尽天寿便已死亡，也就是并非自然地衰老而死，而是因疾病或其它原因早逝。恐惧自己无法享受、品味自己本应可以享受的人生；  
第二，因为存在对来世的迷信，对于死后将要与妻儿·眷属分别，只身前往冥土、在三途川中漂泊的未来而恐惧；  
第三，现世的享乐·功名·权势以及财产，不得不全都割舍的惋惜中产生的执念；  
第四，只能把他未竟的计划或中道而废的事业留作遗憾；  
第五，或许也有未能壮大家族，取得良田美地，对和自己有关的人事物的忧虑；  
第六，单纯地想象着临终的痛苦而感到战栗。

　若要一一细数的话其种类无穷无尽，但总之他们的恐惧并非来自死亡，而大多是由于这些难以改变的迷信·贪欲·愚痴·执妄·依恋等性格·境遇上的原因。由此可见，一旦他们的境遇或性格得到改变，得以从这些事情中解脱，或者遇到其它的有力得足以压倒眼前这些事物的事情之时，死亡就变得不值一提了。这世上也有或为爱情，或为名誉，或为仁义，或为自由，哪怕只为逃避现世的痛苦，而不再只是恐惧死亡，因此向着死亡迈进的人。

　自古以来，死亡就是令人难过，令人悲伤的事情，但是这份难过和悲伤，是仅对于失去了他们敬爱的、尊重的、信赖的人物的生者来说的。对三魂七魄归于一空，感觉和记忆都尽数消失的死者来说，他已无法感受任何难过与悲伤。万年以来，在死者已经失去任何感觉、意识和悲喜，在他业已安眠·休歇的时候，他的妻儿·眷族及其他的生者依然在为他而难过、痛哭，以此表达悲哀。这样反复发生的事情导致如今每一个人在隐约中都觉得死亡是令人悲伤的、令人恐惧的。死亡本身已经变得无比可怕。古人说过生离比死别更加悲惨，因为死者已不会从死别中感到恐惧和悲伤，我也同样认为生离的这一方面更加悲惨。

　其实人类，不如说全部的生物，都有着保存自我的本能，摄入营养，维持生活。从此看来无论哪里的人，逃避死亡，抗拒死亡，都是自然的事情。然而，另一面来看，生物也有保存后代的本能，陷入爱情，繁衍后代，为了这一目的牺牲自我也无怨无悔，这同样是自然的倾向。只是前者是利己主义，而后者是平等之心。

　自古以来这就被认为是水火不相容的二者，而且在现实中也屡屡发生矛盾和冲突，但这样的矛盾和冲突是被周围的环境所迫，或者说这是后天的培养导致，并非出自动物天生的本性。这两者本应是一致的，也必须是一致的，无论是动物的集群，还是人类的社会，若是这两者时常发生矛盾和冲突则会导致衰亡，相反，能够保持一致和统一则能走向繁荣。

　这样的一致和统一，建立于保存自我就是保存后代这一基础和准备之上，大量的繁衍来源于健全的生活。等到新陈代谢、保存后代的本能大幅活跃起来的时候，说明保存自我的本能已经基本完成了其工作。花朵为了结出果实而欣然凋谢，母亲为了子女的成长也乐于呕心沥血。成长中的生命为了自己而抗拒死亡是自然的，成熟的生命为了后代而放弃生命同样也是自然，这并不是矛盾，而是正当的顺序。人类的本能并不一定会恐惧正当且自然的死亡，他们都做好了应当接受这种命运的准备。

　因此，人的死亡甚至可以说不是什么问题，问题的实质在于人在何时为何而死，不如说一个人应当以怎样的人生面对死亡才是死得其所。